

黔岭传奇——陈圣忠小说选

# 烤烟

陈圣忠 ● 著

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 
太白文艺出版社



## 作者简介

陈圣忠，男，1948年出生，贵州仁怀市人。毕业于第四军医大学，教授，大校军衔。长期从事高等医学院校和综合医院管理工作，军旅生涯40余年。退休后，著有《春啼鸟鸣》《时光留影》《追风岁月》《大山之子的足迹》等散文集、诗词集等。2011年创作的《山鹰特战队》长篇小说，由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。2013年，描写解放军剿匪的长篇小说《鏖战九洞岭》和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《烤炉》出版。

黔岭传奇——陈圣忠小说选



# 烤炉

陈圣忠 ● 著

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 
太白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烤炉 / 陈圣忠著. —西安: 太白文艺出版社,  
2014.1

(黔岭传奇: 陈圣忠小说选)

ISBN 978 - 7 - 5513 - 0651 - 5

I. ①烤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309224 号

## 烤 炉

作 者 陈圣忠

责任编辑 曹彦 杨佳惠

装帧设计 前程设计

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 
太白文艺出版社  
(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陕西天地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

字 数 317 千字

印 张 22.5

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513 - 0651 - 5

定 价 88.00 元(全二册)

---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

邮政编码 710054

# 为孝道加点温

(代序)

孟子说：“孝子之至，莫大乎，尊亲。”“惟孝顺父母，可以解忧”。“百善孝为先”，成为国人的普世理念，传承了几千年。

孝道，是中国文明、文化的一部分，尽孝，是儒家的主体思想。孝道，是维系家庭和睦的源泉。孝道，乃人世间的修身之本，立业之策，兴家之基。为人子女者，需恭顺和悦，善养父母之身、之心、之志。善养父母之身，需尽自己的所能，令父母衣食无忧，身安体态；善养父母之心，应和颜悦色，令父母意顺情怡，少点烦恼；善养父母之志，要竭诚孝敬，令父母美好心愿得以实现，此为孝之道。

时下，国人小康有了，腰包鼓了，有房子住了，有车子坐了，不愁吃穿了，可孝道的话题少了，行孝的举动少了，孤寡老人苦了，于是产生了一种杞人忧天的感慨来，呼唤社会为孝道加点温，不要冷落了孝道。

孝道与自身的工作关系密切着呢，在工作上要安分守己，敬岗敬业，对上以尊敬，对下以宽和，慎于言而敏于行，身体力行，以身作则，则职业生涯可保平顺，父母就少了几分的牵挂，此为孝之本。孝道，实为修身之本，慎独则心安，主敬则自强，求仁则心悦，有容身之地，有立身之本，父母就少了几分的担忧，此为孝之基。

如果一个人使自己的父母伤心，无论他的地位多么的显赫，无论他多么的有名望，都是一个地道的卑劣的人。在父母的眼里，孩子是自我的一部分，子女是他理想自我再来一次的机会；在子女的眼中，父母是自我生命的一部分，父母是他生命的根须。

为世间之人，倘若不能孝顺，父母衣食不保而受苦；不能安分守己，父母为你担心受怕；不能立身立业，父母为你操心劳累；均视为不孝之子孙。孝道，是华夏延续了几千年的美德，孝道包含了感恩、温情、善良、真诚，是“真善美”的结晶。历史上留下的二十四孝典范，成为千古流传的行孝佳话。诸如闵子骞“单衣顺母”、曾参“啮指心痛”、黄香“扇枕温寝”、仲由“百里负米”、崔山南“乳姑不怠”、王祥“卧冰求鲤”、郯子“鹿乳奉亲”、江革“行佣供母”、蔡顺“拾葚供亲”、



朱寿昌“弃官寻母”、吴猛“恣蚊饱血”、杨香“扼虎救父”、董永“卖身葬父”、陆绩“怀橘遗亲”、刘恒“亲尝药汤”、老莱子“戏彩娱亲”等,成为千古传诵的行孝美谈。

时下的社会,在报纸上也传出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大逆不孝之人,有的升官发财了嫌弃父母穷而远离;有的嫌父母老了不中用而抛弃;更有甚者将老母关进猪圈里不给吃的,还有的拳打脚踢打伤老父,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。尽管是极少数人之所为,孝道在社会上和理念上确实有变冷的趋势,极有可能有消失的危险。

在这个世界上,无论伟大的或是卑微的生命,都是由父母含辛茹苦抚养长大的,古往今来,父母之爱的神圣与伟大,用再多的美好之词形容都是不过分的。无论你是富贵,无论你是贫寒,无论你是高官,无论你是贫民,一个基本的感情,一个基本的感恩,一个原本的良知,就是要孝敬自己的父母。一个不孝敬父母的人,何以服人!一个不善事兄长的人,何以待人!一个不服从上级的人,何以立业!一个不善交际朋友的人,何以立身!孔夫子说过,孝,要建立在“内心敬心”的基础上。孝顺父母主要不在于给父母提供优越的生活条件,而在于有那份心,那份情。远离父母的人,给父母发一条短信或打一个电话或写一封信问候问候;或挤出一点时间回家,替父母刷刷碗、拖拖地、洗洗衣服,陪父母聊聊天家常,倾听父母怀旧的唠叨,搀扶父母散散步。常在父母身边的人,给父母端一杯热茶、梳梳头、叠叠被子、捶捶背、洗洗脚,从“内心”里“敬心”,从小事上孝顺,从点滴的生活上做起,这些,每个人都能办得到的,就看你是否“敬心”去做。

耗费金钱结交权贵,何不出力救济饥饿的人;花钱购买别墅豪宅,何不救助贫困;掷千金于红灯酒绿尽情享受,何不孝敬父母。尽善、尽孝,才是福田,才是福贵,才是福气。常言说得好,常想度日艰难,方能节省花费;常想人情冷暖,方能发愤图强;常想法网难逃,方能遵规守法;常想身易倾倒,方能锻炼身骨,常想生命脆弱,方能爱惜生命;常想不能尽孝之遗憾,方知尽孝不能等待。

行孝,是万万不能等待的,从记事时就得开始孝顺父母。不要等到父母说话颠三倒四、唠叨儿时记忆、丢三落四、行走蹒跚、反应迟钝、视力模糊、听力减退的时候,才想到去看看,想到端茶递水,人都到了这个份上了,所剩下的时间不多了,说不定当你想到去看望的时候,他们即将告别这个世界,也许你走在半路上他们就先踏上了不归之路。

天下最可敬之人是孝子,孝子可敬之处在于不忘养育自己的父母,时时刻刻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。对别人的滴水之恩还涌泉相报,更何况父母的恩情比

山高比海深,尽心尽力地孝敬父母是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。

父母之爱,是迷惘时苦口婆心的规劝;是出门远行时一声殷切的叮咛;是孤苦无助时的慈祥微笑;是送入校门时望子成才的期盼;是节日时盼子女归家守夜的等待。

人为父母之时,就要扛起养育孩子的义务、责任、付出、劳苦的担子;人为子女之时,就该为孝顺父母预热加温。天下最无私最善良最宽容的莫过于父母,对父母的尽孝,说真的其实是为了自己。等自己的孩子长大了,你欲望的所需要的不就是你对父母所做的吗!你现在对父母的孝敬,就是为了将来你的孩子对你孝敬铺设的路,架设的桥啊!

陈圣忠



## 第一章

黄桂芳和丈夫陈明德在桐油灯下掰玉米棒子，黄桂芳说，  
儿子贵有不大不小的了，该找个媳妇了，把家支起来。

蜿蜒的山脉拱出高高的脊梁，驮着山石泥土树木朝谷底延伸，山脉的脊背在途中闪了一下腰，陡峭的山脉在这里形成一个缓坡后，一只脚便伸进河底，另一只脚则伸向山谷，形成一个大裤衩。榕树村就坐落在山腰的缓坡上，即大裤衩的裤裆中间。榕树村有几十户人家，祖祖辈辈居住在这里，无法考证村的历史，只有那棵年老的榕树是村的历史的见证。据村里的一位老人讲，在他爷爷的时候，就有了这棵老榕树，这棵榕树在这山村里居住了上百年。

这棵老榕树确实挺拔，远望，像一把撑开的宽大的绿伞；近观，树有四五层楼那么高，树根活像散开的一张网，盘根错节，深深的扎进石缝和泥土里。树叶繁茂，雨天可以挡雨，热天可以遮阳，夜晚可以漫步，白天可以纳凉。这棵苍天的榕树，是山村的一部历史，是山村村民的根，是山村的骄傲，是山村的一道风景，是山村的一张名片。谁提到这棵老榕树，就会知道这山村的住处，晓得这山



村的来历。老榕树是鸟儿温馨的家。夜降临的时候,鸟儿唧唧喳喳的在树上私语或争风吃醋的寻找伴侣。老榕树是村民乘凉、聊天、吹壳子的地方。每当夏热的时候,老头老太太们手提小板凳,聚集在树下,三五成群的男的和男的、女的和女的坐在一块,海阔天空的漫无边际的陈谷子烂芝麻的闲聊。不存在什么隐私,也不需要什么回避,连床上那种风情韵事都敢搬出来亮相。老头们聚在一块聊到兴头上,口水溅得老远,时不时地还哼上几段山歌,脖子上的血管鼓得老粗,筋绷得老紧。老太太们聊到高兴处,一个个竖起耳朵听着那些和男人交欢的事儿,然后会心的“扑哧”一声开怀大笑,笑得弯腰捶胸,笑得眼泪抹了一脸。老头儿们聊了一阵后,拿出腰间的竹烟杆,嘴含着铜制的烟嘴,擦着火柴点上旱烟“吧嗒吧嗒”地抽着,唾液从嘴边流下来,像一根蜘蛛丝悬着。老太太们笑完了,绣着鞋垫子,垫子上的花鸟图案在她们的针下活灵活现。太阳快落山了,这些老爷们和老太太们,慢慢悠悠的踩着小方步,回到各自的家,点燃了炊烟,操起了锅瓢碗盏,动起了油盐酱醋。傍晚,月光铺在小路上,撒在树上,鸟儿睡了,炊烟歇了,胆子大一点的年轻男女手拉手来到树下,坐在露出地面的树根上,相互依偎,倾诉彼此之间的爱慕,憧憬着双方的未来,山盟海誓,有老榕树为他们作证。

老榕树是村民聚会的场所。在树下村民们曾在这里斗过地主、开过分田会、批过“走资派”、跳过“忠字舞”……榕树村的沧桑,榕树村的历史,老榕树是唯一的见证者。老榕树不知经历过多少沧桑多少磨难多少悲哀多少喜乐。榕树村居住百把号人。山村坡地多于平地,石头多于土壤。这里主要产苞谷、高粱、红薯,少量的梯田可种稻谷。遇上风调雨顺,填饱肚子倒不成问题,如果遇上旱情,就难以保证填饱肚子,一年粮食缺口至少三个月补给不上,是一个靠天吃饭的山村。所以这里流行一句顺口溜:“天无三日晴,地无三尺平,人无三件衣,家无三分银。”这句顺口溜是榕树村的活灵活现的真实写照。

榕树村的南边坐落着三间木瓦房,坐南朝北向,南面紧靠着一半是石头一半是土壤的山坡,房前是大大小小的石板铺就的一块路面,用来打粮食、晒粮食的。正堂的南上方贴着“天地君亲师位”的牌位,台板上放着香炉,供红白喜事点香用的。正堂摆着一张四方桌,四根长板凳围着桌子,平时桌上摆放一把瓷茶壶,放了几个茶杯,那茶壶有些年头了,茶壶外面看不出瓷应有的光泽,壶的内面抹了一层厚厚的茶垢。正堂左边的那间房隔成两小间,一间做厨房一间用做卧室,右边的那间留着接媳妇用的。平房的外面是低矮的猪圈和牛圈,猪圈下方是粪坑,猪屎猪尿掉入粪坑里,加上洗碗水、洗脚水、洗菜水、洗衣水倒进粪

坑里,成了庄稼的好肥料。平房旁边的坡砍下挖了一口井,如遇雨季积下雨水供人和牲口之用。榕树村过去是烧柴,那时森林较多,在大跃进时代森林被砍伐大炼钢铁,自此以后改为烧煤。厨房外的一块巨石下堆放一些柴火和黄泥巴,煤堆的旁边有一个煤坑。在煤渣里放一定量的黄泥巴,然后放在煤坑里搅拌均匀,这样的煤燃烧得比较充分,煤烟也较少。

小两口坐在小板凳上,掰着玉米棒子。黄桂芳不过 40 来岁,脸上已经有了细细的皱纹,特别是眼角的鱼尾纹更加的明显。一双眼睛倒是大大的,看不出一点的光泽,显得有些呆滞。鬓角上已经有了一些白发,脸色灰扑扑的没有多少血色,干燥的嘴唇上有一道道的细微的裂口,手背上清晰地暴露着青筋。她用手拇指掰了一阵,感到拇指酸痛酸痛的,就改用脱掉玉米粒的棒子垫着手指使劲地搓着玉米棒,脸上冒出豆大的汗珠儿,晶亮晶亮的悬停在下颌部,头一摆动汗珠儿滴落在玉米粒里。黄桂芳用手背擦了擦汗水,低着头掰着玉米棒,对丈夫说:“娃儿他爹,狗儿今年 20 好几了,大不大小不小的啦,男大当婚,女大当嫁,该给他找个媳妇把家撑起来了。”

黄桂芳的丈夫陈明德,头上包着一条黑色帕子,头顶上一半白一半黑的头发被帕子包围着,三道深深的横纹和眉弓间的两根竖纹定格在他那不太宽的额头上,突出的眉弓下深藏着一双明亮的眼睛,厚实的嘴唇紧包住略带微黄的整齐牙齿,下巴留着一撮胡子,像山羊的胡须。他接着妻子的话把儿说:“不是不跟狗儿找,我托人给他找过了,女方家说我们这地方穷山恶水,土地贫瘠,靠天吃饭,条件太艰苦,一句话就推辞了。唉,我们村比狗儿大几岁的好几个,现在还是光棍一个。穷山沟难找媳妇啊!”

“我们这山村穷一些是不假,这方圆百里哪个村不是这样,比我们村好的并不多。我儿子长的撑撑抖抖的,长有长相坐有坐相,哪点差了!”常言道,儿不嫌娘丑,娘不嫌儿笨,黄桂芳觉得为陈家生了儿子,留下传宗接代的种儿苗儿根儿,对儿子赞不离口。她感到是她骄傲的炫耀的资本,是她给陈家传宗接代的一份厚礼,是她一生中的一大丰功伟绩。

狗儿陈贵有,年龄 20 出头,中等身材,只上过小学三年级,因家里缺乏劳力和钱而辍学。他 11 岁就下地帮助父亲干农活。他的额头被茂密乌黑的头发遮盖着,有时甩一下头才知他的额头并不宽敞。浓眉下一双眼睛深埋在眼眶里,显得诚实而厚道,比较得体的鼻梁下红润而厚实的嘴唇,包住一排整齐的微黄的牙齿,据说这村的人因水土的缘故牙齿都是微黄的。他的脸的肤色稍微有些黑,那是经常下地干活洗阳光浴造就的肤色,油光油光的发亮。



陈贵有吃得苦，受得累，起早摸黑，披星戴月，脸朝黄土背朝天的任劳任怨，不辞辛苦地忙着他的农活，精心耕耘着他家的那几亩瘦的多肥的少的土地。他是家里干活的好帮手，顶梁柱。

有一天，村里的媒婆扭着腰身搥着扇子上门来了，一进门就喜笑颜开地对狗儿他妈说道：“桂芳啊，你托我的事办好了，我好说歹说，费尽了口舌，把嘴皮都磨破了，女方家长才勉强同意见面。”

“多久见面啊，我们有个思想准备准备，让儿子感到不那么突然。如果这门亲事成了，少不了你的酬谢。”黄桂芳露出一脸的笑容，高兴地说道。

“初五是黄角镇赶集的日子，你家狗儿去集上与女方见面，看看有没有缘分。女方的爹妈都要来，你和陈明德都去，如果双方没有啥子意见，就定下这门亲事。你看咋样？”媒婆得意地对黄桂芳说道。

“就依你的，我们两口先谢谢你了。初五我们跟着你走，哦，要带点什么礼品吗？”黄桂芳提醒道。

“这倒不必了，先见一下面，认识认识。现在是新社会了，年轻人说的新名词叫什么来的？”她拍了拍脑袋皱了一下眉头然后一拍大腿豁然开朗地说：“哦，想起来了，谈恋爱的进行曲是，第一是相面，第二是相知，第三是相恋，第四是相爱，最后是相守。早着呢，等正式提亲时再备彩礼也不迟。”

“哎哟哟，啧啧啧，你这媒婆大人好一副利嘴，说些爱呀恋呀守呀的新名词把我都弄糊涂了。那天就看你张罗了。”黄桂芳说着，将装有 20 来个鸡蛋的竹篮子递给媒婆：“你是知道的，村里没有啥稀奇的东西，这点心意你收下。事成之后按风俗礼规酬谢你就是了。”

“乡里乡亲左邻右舍的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客气个啥嘛。”媒婆一边说着客套话一只手赶紧伸过去接过竹篮子，笑嘻嘻的转身走出门，甩出一句话：“这事就包在我身上，你就放心好啦！”

陈贵有薅草完了扛着锄头回到家里，天已经黑了，他放下锄头洗了手，黄桂芳把饭菜摆在四方桌上。一盘凉拌土豆丝，一碗米豆煮酸菜，一碟泡菜，一大碗南瓜汤；主食是玉米、小米、大米混在一起煮的三合一的饭。黄桂芳一边吃饭一边对儿子说道：“狗儿，你也不大不小的了，我和你爹商量好了，给你找个媳妇，把家撑起来。村里的媒婆胖嫂今儿个来家里，初五黄角镇赶集的时候去见面，女方的父母都要来，我和你爹陪你去。”

“娘，这太突然了，你们事先也不跟我商量一下。找媳妇是否早了些，我才 20 出头呢。再说了，找媳妇要花钱的，七姑八叔九大爷的要多少彩礼啊！哪来

的粮食哪来的钱娶媳妇嘛！我觉得缓一缓再说吧。”陈贵有不是不想找媳妇，他想着呢，但他是一个孝顺的孩子，他知道讨媳妇要花钱的，眼下家里没有啥积蓄，等生活条件稍好点再谈媳妇的事。他放下碗筷，一双憨厚老实的眼睛望着他娘说道。

“狗儿呀，你这样孝顺这样体谅这样理解娘的心，我和你爹感到高兴。再穷也得把媳妇接了，有了媳妇把家撑起来，日子会一天天好起来的。媒婆都与女方家约好了，你就去见个面吧，看得上就定下来，看不上也好给媒婆一个交代。”黄桂芳怀着既肯定儿子的孝顺又劝说儿子与女方见面的口吻说道。

“你娘说得对，就按你娘说的办。现在提倡婚姻自由，你去相个面，喜不喜欢如不如意你自己定。把话说回来了，人家也得挑选你不是，还不知道人家看得上你不呢？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缘咫尺不相认，就看有没有缘分啦。”不多话的丈夫陈明德接着刚才妻子的话题说道。

“说实话吧，儿子也想早点娶媳妇，但我们家太穷了，哪来的钱粮娶媳妇啊，不要为了我把这个家给毁了。既然娘和爹都商量好了，那我就去见见面。”陈贵有终于答应了他娘的要求。

初五那天，正逢黄角镇赶集，狭窄的石板街道的两旁，摆放着许许多多的摊位。有的摊位上摆放着山村的土特产，有干蘑菇、旱烟叶、木耳、干竹笋、天麻、三七；有的摊位摆放着针头、麻线、手绢、木梳、袜子、鞋垫、背心、裤头、糖果、酥饼；有的摊位吆喝着卖豆花、煮熟的米豆、制作的酸菜；有的叫卖着羊肉米粉、黄糕粑、豌豆豆腐、赖汤圆。街道的尽头放宽了许多，那是家禽市场，有公鸡、母鸡，肥猪、猪仔，野兔、山鸡，还有水牛、黄牛。熙熙攘攘的人群，肩碰着肩，背篋撞着背篋，拥挤在狭长的街道上。那讨价还价的讨价声，卖汤圆啊、卖黄糕粑啊、卖豆花啊的叫卖声，在露天光着胸膛喝着小灶酒划拳打码的吆喝声，杀猪匠割着肉砍着骨头的叫卖声，行人碰面时打着的招呼声，汇集成一个巨大声流，奔泻在石板街的小道上，显得人声鼎沸格外的热闹非凡。

陈贵有身穿深蓝色的中山服，脚穿一双黄牛翻毛皮鞋，是从他表哥那里借来的。在他爹妈的陪同下，已经来到黄角镇约定的一户人家的院坝里坐定。陈贵有显得有些紧张，手有些颤抖不知放到哪儿合适，脚尖挨着地，双脚不听使唤似的不停地抖动。毕竟是头一次与陌生女人会面，有点紧张是很自然的事儿。他娘看出了儿子的心思，瞧见了儿子的不自在，鼓励他稳住点、老成点、自然点。媒婆走进门来打了一声招呼，说马上女方就来了，叫贵有不要慌，不该说的话不该问事一概不说，一切由她张罗、由她摆布、由她指使、由她安排。她招呼



后出了门，不多一会儿，媒婆领着三个人进来，大家坐定后，媒婆介绍道：“这位是榕树村的陈贵有，这是他的爹娘；这是李家湾的李秀云，这是她的爹妈。”媒婆说着一边倒茶一边继续说道：“这院子是我娘家的，这里说话方便。你们双方老人看看两个年轻人咋样，当然啰，关键是两个年轻人相互看得上对方那才是缘分呢。”

陈贵有一边听着媒婆介绍，一边偷看女方，投出一个憨厚的眼神。李秀云身穿蓝底白碎花的斜襟上衣，下身穿一条米黄色的灯草绒布料裤，脚蹬一双布鞋，鞋头绣着一朵玫瑰花，玫瑰花被尘土弄脏了，不那么鲜艳。魅力的刘海躺在她的额头上，眉弓睡着灵动的两片柳叶眉，眉下深藏着一对水灵灵的眼珠儿，长长的眼睫毛微微的闪动，薄薄的嘴唇莞尔一笑露出整齐的牙齿。微小下颌包装了瓜子脸的整个外形。整脸的皮肤细皮嫩肉光彩夺人。她端坐在父母的身旁，只见她低着头羞怯怯地拨弄着她的两根粗大的黑油油的辫子，不时地抬起头来瞄一眼旁边的陈贵有，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。

男女双方的家长没有发话，双方的家底媒婆早就介绍了，才有萌动见面的想法。一对青年男女也没有说话，用眼神进行了短暂的交流。

“你们两家回去好好地想一想，特别是两个年轻人，好端端地琢磨琢磨，掂量掂量，权衡权衡，想好了告诉我，及时传达给双方。如果有姻缘的话，正式提亲。”媒婆胖嫂热情地挤眉眨眼地说道。

他们两家人走出小院，相互道别后消失在赶集的人群之中。太阳已经接触到山顶，赶集的人饥肠咕噜催促着疾步赶路。晚霞映红了天边的一片淡云，染红了一片山林，黄角镇的一条小河抹了一层夕阳。

黄桂芳回到家里天已擦黑，家犬摇头摆尾地跟在黄桂芳的屁股后面，渴望得到主人赏赐一点食物。一只花猫趴在地上，一双贪婪的眼睛望着主人想得到一点食物充饥。黄桂芳忙着烧火煮饭，一股炊烟从烟囱冒出来，绕着山背飘去。陈明德坐在竹椅上翘着二郎腿抽着旱烟，眼睛眯着，嘴含住烟杆吧嗒吧嗒地响着，烟雾在屋里乱窜着，一阵一阵的咳嗽带着痰鸣不停地喘着。陈贵有刚到屋扛起扁担出门挑水，帮助他娘洗菜。夜灯亮了起来，吃过晚饭，两辈人坐在油灯下，猫咪吃饱了知趣地离开主人，趴在墙角的一个属于它自己的小天地似睡非睡地眯着眼睛。家犬得到主人残羹剩饭的施舍，满意地无忧无虑地侧身睡在地上，耳朵不停地扇动驱赶蚊子的叮咬。黄桂芳拨动一下油灯的捻子，顿时亮了许多。她问儿子陈贵有：“狗儿，第一次相面，你对女子有何看法？”

陈贵有有些害羞，抓抓头摸摸耳，低着头红着脸回答道：“回娘的话，我看还

行,不知道女方同不同意嘞!爹,娘,你们觉得咋样?”说完又抓抓头,露出憨厚的微笑。

“我和你爹觉得姑娘不错,脸红光满面的,眼睛水灵灵的,走路风风火火的,看得出干事一定是麻麻利利的,身体健健康康的。农村的媳妇全靠硬板的身体,靠的是能当家理财,勤劳节省,精打细算,毛手毛脚病病哀哀的女人,漂亮成一朵花似地管用吗?现在不知道这姑娘针线活咋样,也不知道厨房活如何,针线活、厨房活这两样东西,是拴住男人心的法宝,也是当家理财的本领啊!”

“你娘说的和我的想法是一样的,明天回胖嫂的话,就说我们没意见,再等对方回话,如果都没有意见,准备正式提亲。”陈贵有他爹也表了态度。

媒婆胖嫂到了女方家,坐在方桌旁边喝着茶询问道:“秀云她娘,那天见面的事你们有何意见?男方那边小伙子没有意见,他的爹娘也表示同意。”

“小伙子倒是没有啥说的,长得伸伸展展健健康康的,他爹妈看上去也是地道的庄稼人,和和气气的样子,厚道着呢。不过嘛,据说家里太穷了,我怕我闺女去受不了那份罪啊!”秀云她妈坦诚地说道。

“大姐啊,榕树村几十户人家,哪家都不太富裕,就说我们黄角镇吧,方圆几十里哪家富裕了,都靠政府救济不是吗?”她喝了一口水,看了一眼李秀云她妈,继续开导性地说道:“他家的地尽管坡地多平地少,只要勤快吃得苦受得累,还怕没饭吃!你家闺女和陈贵友天生一对地生一双,般配得很啊!贵有这娃儿我了解,脾气好又善解人意,你闺女嫁给他不会吃亏,听我的没错。”胖嫂滔滔不绝,口若悬河,使出她的三寸不烂之舌,说得女方家长有些动心。

“说穷吧,我们这地方也好不到哪里去,也是靠天吃饭的地方。我老婆说的全都是为了女儿好,谁当爹妈的不心疼自己的子女呢!谁不想把自己的闺女嫁给有钱有势的人家户啊!只要闺女同意我没啥说的。”李秀云她爹率先表态。

“秀云你表个态吧!”胖嫂催促道。

李秀云在旁低着头,一直在认真听老人的说话,也在认真思考自己的婚姻大事,她对娘说的话很感动,对媒婆夸奖陈贵有的话很激动,也对爹说的话感到很实在。她听到媒婆问她的态度,才突然抬起头来,深情地望着爹娘:“爹,娘,你们说的话我都听到了,都是为我好。穷,我不怕,我们穷惯了;苦,我也不怕,我们苦够了;累,我还是不怕,我们累疲了。只要他对我好,一块同甘共苦生活过日子,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。算是缘分吧,我第一眼就看上了他,我同意嫁给他。”李秀云这么一说,她爹娘露出笑容。媒婆高兴得心花怒放,脸上绽放光彩夺目的光芒,一拍大腿说道:“就这样定了,我回去就叫他们准备提亲。”媒婆走



的时候,女方家请她吃了饭再走,她谢绝了,急急忙忙风风火火的赶回榕树村。

一天清晨,刚下过雨,石板路湿漉漉的,路面大大小小的坑积满了雨水,上面抹了一层斑驳的粼光。媒婆胖嫂一边屁颠屁颠地迈着碎步一边嗑着瓜子,乐哈哈地报喜来了,还没进门就在外面喊道:“狗儿他爹,狗儿他娘,我来跟你们报喜来喽!”

黄桂芳听到媒婆的欢叫声,赶忙开门,门吱呀一声开了。“胖嫂屋里坐,看你乐呵呵的一定有好消息告诉我吧。”

“告诉你吧,女方家的老人和女子本人都同意啦!你不知道啊,她娘开初不太同意,嫌我们村太穷,怕她闺女受不了累罪。哎哟哟,我好说歹说费了不知多少口舌,说得我口干舌渴喉咙管直冒烟,她娘才同意。不过嘛,姑娘一直是同意嫁给你家狗儿的。你听听姑娘咋说的,她说算是缘分吧,第一眼就看上了你家狗儿了。还说,她不怕穷不怕吃苦不怕受累,只要男方对她好,同甘共苦过日子,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,多好的姑娘啊!你狗儿前世修行得好,祖坟埋在龙脉上了,打起灯笼都找不到这样好的农家闺秀,真是百里挑一的好媳妇啊!”媒婆声音洪亮生怕别人不知道似的,脖子的血管怒张着,不间断地一口气说了一大堆的辉煌战绩,一箩筐的花言巧语。

陈明德和黄桂芳听了媒婆一席话,眉飞颜笑起来。黄桂芳带着一种感激的口吻说:“多谢胖嫂了,你牵线搭桥的大恩大德我们不会忘记的,一定记在心里挂在嘴边。提亲彩礼的事就麻烦胖嫂多费心多操心了,你是知道的,这年头每家每户手头都很紧,多的拿不出来,少了又觉得寒碜,请你从中圆场圆场。”

“女方家还是知书达理的,特别是那女子懂事,我想不会出什么难题吧。不过还得做好思想准备,万一人家提出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来,我们也好应对是吗?”胖嫂心直口快地说道。

“那是,那是,彩礼我们准备,提亲的具体时间,请你和女方家商量好后告诉我们一声。”黄桂芳客气地说。

媒婆前脚一走,陈贵有的妹子陈贵花后脚一跟,进了家门。“闺女你回来了,也不告诉妈一声,吃饭了没有啊,乖乖,你看你满脸都是汗,进屋洗把脸。”黄桂芳一边说一边撩起衣襟给闺女擦汗。

陈贵花拿着水瓢从水缸里盛了一瓢水仰着脖子咕噜咕噜地喝了,一屁股坐在板凳上说:“爹,妈,好久没来看望你们了,想你们呗,我到黄角镇买点化肥,顺路来看你们的。爹,妈,你们的身子骨还好吧!”

“女婿对你好吗,你嫁出去快一年了,习惯了吧。闺女,泼出去的米汤,嫁出

去的姑娘,进了他家的门就是人家的人,你一定要和婆婆相处好,把他的爹、娘当做自己的爹娘看待孝敬,婆媳关系搞好了比什么都重要。这样女婿对你好,婆婆公公对你好,下地劳动、下厨做饭、生孩子坐月子有人心疼你,你要沾多少便宜,这个道理你应该晓得,这笔账你该会算吧。我和你爹的身子骨硬朗着呢,你爹就爱那口酒那口烟,除了有些咳嗽外没啥子事。”黄桂芳唠唠叨叨碎言碎语的开导了一番。

“妈,你的女婿对我好着呢,你们就别操心了。哦,刚才进门的时候碰见了媒婆,是不是我哥找上嫂子啦!嗯,哥也该找了,按农村的规矩哥为大,应该先接媳妇后,妹才嫁的。哥为了成全我的姻缘,让我先出嫁。我感谢哥对妹的关心。”陈贵花瞥了一眼哥哥,然后说道。

“你说的一点都不假,你哥是找到了对象,已经见了面,女方对你哥、你哥对女方都没啥子意见。现在要正式提亲,正好你也来了,我们一家人在一块合计合计彩礼的事。”

“嫂子漂亮吗,不要给我找个丑八怪、恶鸡婆、刁女人、恶心肠的嫂子,那我可不依啊!”陈贵花娇声娇气的挤眉鼓眼地说。

“鬼闺女,就你话多,你哥看上的媳妇还有差的,比你强多了、好多了、美多了。”黄桂芳数落了闺女几句。

“不要扯远了,你们娘们俩儿一见面烂谷子陈芝麻没完没了的说个不停,现在是在说彩礼的事。”陈明德在一旁听着母女俩唠叨着,心里头既有一种嫉妒的感觉,又有一种对婆婆妈妈没完没了磨磨唧唧的反感,终于忍不住说话了。

陈贵有坐在一边,一言未发。他想,他是长子,又是自己的事,他得拿主意,于是他说:“爹,娘,你们为我操尽了心,我知恩了。彩礼的事按这里风俗习惯一定要备的。据说她家是一个大家族,女方家这份彩礼是没说的,女方的亲叔就有三位,要备三份,还有一个姑姑要备一份,至于堂兄堂弟送不送就看媒婆圆场的情况来定,不过按农村的规矩堂兄堂弟是应该有的,所以要有准备。”陈贵有看了他娘一眼,继续说道:“村里的常规彩礼都是成双的,不能是单份的,比如烧酒要两瓶,糖果要两斤,腊肉要两块,挂面要两把等等。爹娘都是过来的人,你们比我懂,你们两位老人咋定,我们当儿女的就依你们的。”

“现在是新社会新农村,提倡新风尚新风俗,虽说我们这偏远的地方新风尚新风俗还没形成,但也不能完全按旧规矩来啊!如果按村规什么提亲礼、订婚礼、婚庆礼,没完没了的哪里是个尽头啊!嫁我的时候男方送个啥,几把面条、几斤水果糖、几块腊肉就把我打发了。咱们并不富裕,哪来那么多的彩礼?这



也送那也送,送穷了,媳妇过门来喝西北风呀!”陈贵花带着一种明显的不满情绪,坦诚地表达了自己对彩礼的看法。虽然陈贵花说话有些激动,但她说的都是些大实话现实的话。她虽是嫁出去的姑娘,她的心还是娘家的。常言道,姑娘出嫁,婆家不是家,娘家才是家,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除非姑娘的爹娘离开人世了,方能斩断藕断丝连的缠绕。

“闺女说的也在理。”黄桂芳说:“村里家家户户上上下下哪家不是这样的,国有国法,村有村规,家有家训,如果不按村规办理,让人家看笑话,再穷丢不起这个脸啊!”她叹了一口气,似乎有一种无可奈何的尴尬,继续说道:“女方家彩礼是要厚重些,旁亲旁戚礼轻一些,区别对待。闺女不要生气,这不是嫁闺女是娶媳妇,男方是要付出多一些。再穷也得把儿子的婚事办了。”黄桂芳是当家的,一家之主,说话一诺千金,她站起来说:“就这样定了,彩礼的事我来办理。”

按照媒婆胖嫂的安排,提亲彩礼备齐了。初六那天,天刚放亮,一阵毛毛雨后,陈贵有请了一个帮手,背着两背篋肉块块、面粑粑、糖盒盒、酒瓶瓶的彩礼,还买了几团鞭炮。陈贵有和小帮手背着彩礼,下一段坡路,上一段坡坎,行一段平路,终于到了李家湾。他俩把背篋靠在一个石墩上歇了歇,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深深地呼出一口气,陈贵有对帮手说:“兄弟,我在前面走,你紧跟在我后面,到了女方家的门口外,你就放起鞭炮来。”

“陈哥放心,保证万无一失。”

走近李秀云家门外,一阵鞭炮噼噼啪啪地响起,冒出点点火星子,一只狗汪汪地叫着,李秀云她妈张巧珍知道提亲的人来了,领着丈夫李满堂出门迎接。陈贵有一落座,张巧珍满脸堆笑地说:“秀云,还不赶快看茶,还愣在那里做啥啊!”

李秀云羞怯怯地提着茶壶一边给陈贵有倒茶一边偷眼看着他,双手有些颤抖,抿了抿薄嘴唇低声说道:“请喝茶。”陈贵有也偷看了她一眼,端着茶杯的手有些不听使唤,左右摇晃。李秀云看到陈贵有的一举一动转过身来微微的笑。她在想,男子汉一个,居然那样害羞那样紧张。她又给坐在陈贵有身旁的伙计倒上茶,便离开了堂屋。

彩礼除了留下主人的外,其他的彩礼由女方分别送给了相关的亲戚。太阳还没落山,女方本村的亲戚陆陆续续的来看陈贵有这个未来的女婿或是姑爷。每来一个都由女人她妈介绍:“这是我闺女的大叔,这是我闺女的姑姑,这是我闺女的二叔……”每介绍一个陈贵有都很礼貌地站起来鞠鞠躬,没有称呼,他觉得没过门的女婿就叫叔呀、姑呀、舅呀、娘呀、爹呀实在有失礼仪,只好统统地道